

草明短篇小說集

作 家 出 版 社

草明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兩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7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号 745 字數 281,000 開本 860×1168 1/32 印張 $9\frac{5}{8}$ 插頁2

1967年9月北京第1版 196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冊

定價(6) 1.00 元

目 次

傾跌·····	1
沒有了牙齒的·····	10
倦·····	20
进城日記·····	29
大涌圍的农妇·····	47
和平的菜園·····	57
閱历·····	73
我們的教师·····	88
小玲妹·····	98
夫妻·····	108
阿衍伯姆·····	118
梁五的煩惱·····	125
饒恕·····	135
秦壘的老妇人·····	146
誠实的孩子·····	154
追悼·····	165
受辱者 ·····	182
新娘渡 ·····	196
漢文的苦 ·····	212
販肉者 ·····	228
絕处逢生 ·····	249
信 ·····	306

傾 跌

“体貼点囉！太太，就五塊錢吧，是的，把活干完了，我可以回家里睡覺的……”我跟那位少奶奶講好了，就和荐头人跨出了女主人的大門。在荐人館的时候，我提出荐头錢太貴了。

“照例是六角呀。”他冷冷地說。我不做一声地拿六角錢給他。

我在開着的三个月里，不絕地怀着許多希望和美丽的幻影，可是都一个个地像大海里触礁的船一样地沉到魔窟似的海底里去了。这次总算成功了，六角錢，那算什么？不过是船航行时遇着淺灘那样的小事情，还不能熬过去么？

屈羣英、苏七跟我三个人，和許多女工一样地被乡里的絲厂挤了出来。我們不能进厂去干活，就什么用也沒有，只曉得吃。后来倒是阿屈做主意，把眉毛一豎，黑漆的眼睛跟住向里一縮，說：

“我們跑到城里去吧，那边工厂那末多，耐心点兒，还愁找不到我們的活路么？”

我們三个就拉着手跑到城里来了。我們跟骆驼奶租了一間小房間。我和苏七佔了一副板床，阿屈睡在对面一舖破貴妃床上面，兩舖床中間放了一張小長方桌，这三件仅有的家具，一排兒挨身站着，从屋頂望下去，恰巧構成了一个不大齐整的凹字。本来三个人睡做一床，便可以多騰点地方来轉动，可是阿屈却要独自睡覺。

“为什么要一个人睡，难道这一辈子你不要再男人陪你了吗？”苏七取笑她说，我觉得苏七除了谈男人之外，不会再讲什么。

“誰敢跟她一塊兒睡覺呢，只要給她那双老虎似的眼睛一望，小偷偷也觉胆怯起来啊。”我却凑趣着说。

当我从荐人馆回到我们的房子，她俩高兴得跳起来围住我，想把我挤到什么地方去，眼睛像旱了六个月，祈望着下雨那样地钉住我。“多少工钱一个月？”“要服侍几口人？”她俩乱问一气。我听不清，只简单地答复了两句，就躺下来。

她们骚动一会，随即静下来。苏七还张着嘴，羡慕地望着我；阿屈那坏货，居然拿起木鱼书唱起来，装着毫不介意的样儿。可是我知道她在嫉妒呢，她在呕气呢。我看见她们那模样，倒有点自惭起来，我提高嗓音说：

“阿屈，什么火把你的心烧得那么痛？看你唱得多难听！”我起劲地继续说，“唔，你再说一次啊——我一定能够找着我的活路！那么，现在就看你的本事哪。”

她的不被扰乱的歌声，反像烧红的铁，狠狠的把我烧一下，我从骄傲而变为愤怒了。哼，她呕谁的气？这难道我有错？活路来了我将它推出去？可是，她那坏脾气的家伙，怎能受得了我的讽刺呢，她的冷落又有什么奇怪？我又恼什么？唉，随她去吧。

第二天我起的特别早，跑到新主人那里，听着女主人的迅速而频繁的吩咐，烧过早饭给男主人吃，让他好上班，跟着我就烧水，替两个小孩子洗澡；女主人叨叨着怎样洗衣服才少用些肥皂，买菜时怎样还价才便宜，怎样做菜才弄得好吃……一大堆“怎样”，我的脑袋简直装不下，而我的可诅咒的手，没有和那些家什打惯交道，这样累得我整天捱骂。

从前纰丝的时候，只是身体上部运动，现在却全身都要像“风车”那样地转，每到夜里，我一睡倒在床上，就四肢酸痛，马上昏沉

沉地像醉鬼似地睡着了，不到天亮是不会醒的。那喜欢谈男人的苏七，骂我是贪睡的猪，“看你的眼睛，像半辈子没有睡过，有朝一日出嫁了，我看你——”可是谁像她那样整天坐着没事，尽想着那件事？

有一个晚上，那五支光的电灯，发着黯淡的黄光，像很不愿意瞧房里的人似地，我们也不高兴瞧它那衰颓的样儿，索性把它熄了。窗眼透进一条喇叭筒那样的月光来，恰巧照着苏七的苍白的脸，她的眼睛射出两道暗黄色的光，对着帐子闪烁着。我知道她的心事，悄悄地转过身去不敢望她，也不敢碰她。可是，半夜里当我睡熟的时候，终于给她弄醒了，我埋怨似地说：

“哟，为什么不好好地在家守着哥儿，却跑出来，到这儿来受苦！”

“你告诉我，哪儿不吃苦，我就上哪儿。你告诉我吧。不，吃苦也罢，可是要让我活下去啊。哪儿有我的活路啊？”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我只装睡着就是了。

我上工不够半个月，母亲就写信来要钱了。她说她早上天没亮就起来，采了几个钟头的桑，回来泡点冷饭充着饥，又揀茧去了，这样整天地做活也赚不够十个铜板，却花了五个铜板买膏药贴腰脊骨。丝厂时常停闭一月半月，复工的时候工钱可要减一半；资本小的工厂简直被大厂把生意夺了去，站不住脚就停闭下来，在厂门口蹲的女工更一天比一天多了。我记得在乡里的时候，每担桑还可以卖四五角钱，现在母亲信里说两角钱也卖不到，种桑的人，有些简直把桑连根拔起来丢掉了，宁愿种着蔬菜供给自己食用；那烟桥头的远六叔，有一次人家替他採好了桑，他却用拳头捶着胸说：“哼，不卖了，我宁愿赔了工钱！”他就把几担桑推下塘去，给鱼吃掉了。据母亲说，还是宁愿碰着远六叔这种人，不然的话，连几个铜板都捞不着。

我們起勁地，搖擺着腦袋談論故鄉里帶來的倒楣的新消息。

“幸亏我們跑了出來！”我說。

“是你碰着好運氣罷了；看，開了四個月了，手也生鏽了啊！”

像一個悶氣彈在房裡爆炸一樣，憋着氣不說話。可是我們不能夠讓自己老悶着。我安慰似地，低沉着聲音說：

“呆呆守着絲廠，就可以弄出飯菜吃了么？東家的肚子飽得要命啊！城裡比鄉裡強，我們在這兒或者可以尋到好門路。”

“我想，很多人不知道肚子餓的苦處呀。”蘇七說了，可是阿屈立刻就反駁她：

“你胡說，你們的家里，我的家里，跟心如、蘭仙、七嬸，還有我的表姐家里，唔，真是數之不尽了，我們這些人誰個不知道餓肚子的滋味呢——”

“不過，沒有人替我們想辦法罷了。”我接着說。

“我們時運不夠罷了！”蘇七感慨地說。她的不思索的臉孔像在期待着什麼。

“我不相信我們的命運比不上人家，天沒有那樣偏心，只要我們用心思，唔，是的，我想一定能夠找着我們的活路。”阿屈嘴里這樣說，眼睛却更深陷地望着遠遠的地方，像在尋她的路。

夜里回來听到的是她們的歎息和翻身的聲音。大家皺着眉說着房東催租，小商店催賬的麻煩，我們想不出主意的时候，就亂想亂談起來。阿屈說要做小偷，蘇七嚷着當私娼去。有一次我買了兩角錢獎券，希望得一萬塊錢的頭彩。

阿屈的表哥介紹她到一間化妝品製造公司的裝璜部做工去了。她除了伙食錢，剩出來的工錢，比我那五塊更少得多。

“阿屈，幹你的活比幹我的活痛快吧？這次你可找着了路了！”我說。她並沒有注意我的話，沒有做聲。

蘇七悲哀地嚷着要回鄉去，說寧願回去做餓鬼。

有一天她表妹从乡下出来找活幹，听说她要回乡下，便劝她说：

“万万不要回去，我們乡下，就是餓鬼也不許你做呵。人沒有坐着等餓死的，兩餐总得弄來吃，就算搶吧，偷吧，做坏人也得在城里……”

我从她表妹的兴奋的敘述里，更知道了我們以产絲著名而全县人都靠蚕絲業过活的順德，衰敗和混乱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晚上，阿屈特別得很，整整两个鐘头沒說話，像在呆想什么，忽然很严肃地問我：

“是不是有些人在攔着我們呢，我們是不是有很多对头呢？”

“唔，对呀！”我跟苏七齐声应着。

“那些对头都是我們在求他給我們飯吃时，才和我們作对，为什么呢？”

“就是她們給我們飯吃，才难住我們嘛，这不是很明白么？”苏七很快捷地說。

“我是問，为什么我們的飯碗在东家手里，为什么人家不向我們請求？”

在我們还未想透，阿屈像早已預备着我們沒有能力回答似地，跟着談她厂里的女管工，怎样地露出了兩排無恥的鑲金的牙，佻笑着奉承上手，對她們却閉起嘴來，瞪着毒蛇一樣的眼睛，暴躁地兩邊跳着斥責着，謾罵着她們。她說她最看不起这种人，她最憎惡这个“銅牙老鼠”，“要是沒有这种人，那些东家也不能那样橫。”

为着生活焦急了几个月的苏七，現在不跳了，也不嚷回鄉去了，她十足像一个給飢餓困到將死的人，一碗冷飯把她的生命拉回來。

她虽然把各項欠賬还清了，食用有时比往日增加了一点，穿的衣服却比往日漂亮得多了，可是，我一点也不尊敬她，我覺得她太

卑鄙了；她很多时夜里不回来了，不吵我睡觉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比往时舒服。一种什么力把我心头压得作痛！当我輕蔑地瞟她一眼的时候，她就羞怯地低下头，有一次她凄然地像求我寬恕似地囁囁着說：

“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呢？不这样幹，你叫我怎样活下去！”她的顫慄的声音，像粗魯而悲愴的音乐。“什么人要我們向这黑暗的甬道走呀！”

我心房的顫震加速着，变成憤怒了，我觉得有什么人欺負了苏七，欺負了我。什么人欺負了我們！

日子平凡而呆板地消逝，人們的生活也平凡而机械地过去。我一样地忍受着主人家的屈辱，一毫不变地照着他們的命令做活；阿屈碰着管工的时候也只好翻翻眼，吐吐口沫；苏七也再不羞怯地对待人了，脂粉一層層地敷上去，眼睛也再不放着金光，却时常帶着永恆的疲倦和哀怨。我們日里拚命地做活的时候，她正拚命地睡觉，等到我們跌入黑夜里找安慰的时候，她不知站在那一个街头，或是給人拖到什么地方玩弄去了。我們跟她見面的时候实在很少。

有一次半夜里我給苏七嗚嗚地哭醒了，我轉过身去撫摸她，問她干么哭起来。她一手推开我，如果沒有那小桌子擋着我，恰要跌在地上了。我沒有生她的气，我完全同情她；过一会儿，她像瘋狗样紧紧地抱着我，嘶着声音說：

“誰把我的心灵撕碎了？誰把我的血肉吃掉了？誰呀！告訴我，我定要把他生生地吞掉，告訴我——”

我使力的把她按住，掩着她的口，总想不出一句有效的安慰她的話来，我已經像給一团糞鏝了的鉄，把喉嚨塞住了似地。她身上發出了香水殘余的味兒，几乎使我窒息。

有时候，生活真令人不平凡起来：从前活跳跳的苏七，总是为

着兩頓飯，變得憂郁，過了又變成羞怯，現在卻變成暴躁起來，整天嚷着，叫囂着，想找尋什麼來吞嚥的樣子。阿屈也深思地搖起腦袋來，她對她像有更深切的了解。

“人總該活着，這是对的——”倔強的阿屈變得親熱起來。“為什麼呢，我們願意拿雙手來勞動，卻沒有人給我們飯吃！誰搶了我們的飯？”她的漆黑的眼睛躲在眼眶里，釘在遠遠的地方，我知道她又在找什麼了。

在我們老家繅絲的時候，天色還沒有大亮就趕到廠里去，到黃昏，天色暗下來，才搶着跑回家里；在暑天，身體雖然坐在那兒，可是手頻頻地攪動着，汗就不停地往下流，腦袋活像雨後的西瓜，綴滿了水珠子，身子弱一點的人往往暈倒在地上，還要給工頭扣工錢呢！我們現在总算離開了這種生活了，可是代替它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我呢，洗衣、燒飯、挨主人的責罵，孩子還打打鬧鬧，把頭也弄昏了。阿屈呢，愁着臉訴她的苦，蘇七也在生着甚麼羞恥的病了。……唉，為什麼我們的死對頭就不饒我們？

阿屈帶着不幸的臉色，用憤懣的聲調，挺着胸脯告訴我們：她給老板開除了。我為她的失業恐慌焦急到忘記了她的難過，責備地說：

“你的性子真要改一改才行，工頭也可跟他吵嘴的么？”

“我沒有觀音那樣的性子，誰忍受得了？遲到十五分鐘就扣了半天工錢！扣一半工錢實在是整天只給我一頓飯吃罷了。”

“你現在連一頓飯也沒有得吃，那樣就行么？我想，你應該還有好的辦法……”

“你說呀，有什麼辦法呢？”

她這一問可把我問住了，我那里想得通呢？要是給我想到了，我的對頭不是要在我腳底下躺着喘氣了么？

阿屈對於自己的職業，比我更不關心，這有點使我氣憤。我也

索性不管这许多了。她在失业后的短时期内，很鎮靜的把自己安排着：她跟苏七一样地裝飾起来。我心里暗罵着：她这样的性子怎可以給男人开心呢？

在找不到顧主的时候，她們半夜里跑了回来。苏七睁着眼睛呆想。往日的活潑不知跑到那兒去了。有一次阿屈从風雨的夜里跑了回来，帶进了一股淒涼的冷气。那时跟她亲热地依恋着她的只有那套被雨水湿透的衣服。她的臉色变得更倔強了，严肃得可怕。我心里暗暗地称讚她，——这位永不讓悲哀压倒的姑娘。

那兒有一件可笑的事。女主人因为丈夫有一晚不回家睡覺，說他不要她了，就吵鬧起来，几乎打架。唉，城里的太太多愚蠢呀！我想起乡里的聪明朋友来了。如珍为着怕做母猪，宁願賠了百五兩銀子給丈夫再娶；大妹开罪了父母也不肯嫁；甚至那被人譏諷做野母猪的桂英，虽然偷过汉子，也是聪明的，不願做母猪的人多聪明呀！

为了馬上要寄錢給母亲請医生看病，並且把仁和膏藥寄回去，我幹完了活就忙着跑回家里拿包裹去寄，可是給阿屈的旧工友留住了，她說她等了很久，並且昨晚也曾来过一次。

我跟她談着阿屈的不幸的生活和現在她們厂里的情形。

“跟阿屈一样被开除的女工，有再进厂去的么？”我鎮靜的笑着說。

“那里有这样好事体，老板特意借故开除工人，好讓他再招新的，工錢就可以便宜了；你看，能够做得長久的有几个？”她有点憤激，一会儿又平靜下来了，“……現在我們就想找阿屈跟一班被开除的旧工友联合起来，然后，然后再跟东家講道理；唔，这样才……”

我告訴她我現在有紧要事要到碼頭去。我答应她一定把这件事告訴阿屈。

“或許在路上碰着阿屈的吧，我希望她沒有接到生意。”我坐在交通車上這樣想着，車狂奔着，人行路上的那些把手放在後邊、閒遊着的男人們，跟男人挨挨擠擠兜生意的蛋家們，一個個地從車的窗眼閃過，我沒有多大精神理會他們；車，一會兒也就駛到西濠口了。

回來的時候，我沒有坐公共汽車，特意提起精神來注視那灯火輝煌的大新公司門前一帶的人行路。

阿屈的臉孔在一家旅館門口出現了。在她後邊的還有一羣打扮得很標致的姑娘，蘇七也夾在那里，她們給一隊帶着輕薄的笑容的警察和鼓着腮的警長前後拥着向靖海分局去了。我曉得是什麼事情發生了，可是我並不著慌，她們坐牢房有吃有喝不很好么？路上的行人們只望了望她們，一樣地當作一件很尋常的事情，有些人冷笑兩聲，有些擔憂政府那有許多地方容納她們，最好笑的是有些男人像從來沒有看見過女人似地，拚命湊近她們的臉去看。她們却像一尊佛似地無動於衷地，反背着手只顧向前走着。

蘇七臉孔帶着疲倦之後受了驚的神態，不得已地望一望我。阿屈那倔強的臉孔，老是冷冷的不知在忍受着什麼，眼睛遠遠地釘着無限遠的天際。我望着她，出神地想：

“看她那股什麼也不怕，不在乎的神氣，難道她已經知道了她的勇敢的伙伴們在熱烈地等着她么？”

1933年10月於上海。

沒有了牙齒的

在太陽還沒有高昇的七月暑天的早晨里，我跟着老主妇和她的媳妇，三个人沿着剛筑好的海珠鉄桥，从一排排的七八層楼的商店的河北的繁盛的街道，搬到剛开辟的河南来。老主妇像兔子样跑动着在佈置她的臥具，嘴里嘟嚕着：

“河北比河南好得多了，唔，只隔了这一条一里多寬的河罢了。这次不是为着大弟跑过这边来办事，我們怎会搬到这里来，看呀，她們楼下的房子多骯髒……”匆促忙着的老妇人，嘴里評論着，身子跳着来發洩她內心的兴奋。

“主都替我們安排好了的，無論那一个地方，我們都在上帝的庇蔭之下活着呀！”媳妇这样答应着，像其余的虔誠的基督教徒一样。

不过，河南跟河北對於我是一样的，什么地方對於我不是一样的么？不知从那一个时候起，我父母把我送到老主人这里来，我熟悉的地方只是禮拜堂，菜場；我接近的人，只是老主妇跟她的兒子、媳妇罢了。

“耶穌儿时再来呢？”在各样家具都弄好了的时候，我直挺挺地站着，迫切地問老主妇。

“快了，你預备吧，做善良的人呀，耶穌是要审判罪人的，”她愉快地答道。

“不，我希望他改变改变这世界，死板板的生活叫人多闷气呀！”是的，我每天规律地做着活；到夜里倒到床上来，疲劳将扯攏了我的眼皮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

“今天又和昨天一样地过去了。”

生活像一个永不移动的烟罩，老把我紧紧地罩着，它不用劍鋒干脆地把我刺伤，只軟綿綿地包圍着我。我一天一天过下去，我將希望什么？唔，我討厭这种生活，但是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改动改动它？

我們楼下的住戶是几个有老有少的女人。她們都是工人，日里靜靜的，只有一个年紀很老的，只会張开空洞的嘴笑的老婆婆看管房子。我沒見過一个人跟她講話，她自己常常嘴里喃喃地像我的主人們祈禱一样；夜里，她給一班年輕的女人們的笑声淹沒了，誰也沒有注意她。我想，如果她是我主人的教会里的有錢的老太太，她就会得着兒孙跟教友們的客气的尊敬；牧师跟傳道者也会常常張着虛伪的笑口跑来探望她了。

当老主妇碰着她的时候，她会握着嘴閃避那給貧苦的生活压得佝僂了的、齷齪的老妇人，用憐憫的音調說：

“你看那骯髒的老家伙，她是不是得罪了上帝呢？”

有时她摹倣着上帝的仁慈命令我：

“这些东西你不吃了，拿給她吃吧！”

老婆婆得着我那些吃剩的东西，笑口更張大点兒，把东西慢慢地吞嚥着，給我講起她的故事来：

“啊哈，”她用一种習慣的怪笑开始了，“命运，是的，我的丈夫，我的女兒，他們都遇到了同样的命运……他們每天辛苦，小心地捧起人家的飯碗来，該挨罵还是挨罵，該忍气还是忍气。他們就这样过了一輩子……”她說着，沒有牙齒的、含糊的、喉嚨夾着一种古怪而多余的嘶声的語音，完成了这老人还要活下去的理由：

“我的姪女，阿蘭，她進布廠做工做了七年了，我的女兒臨死的時候，我告訴她我還要活。她把我叫到這裡來。阿蘭不像我的女兒，她不像我女兒那般和順，她做人橫蠻得很呢，受一點委屈都要叫喊，可是，人是很能幹的。”

她一串一串地說着，比傳教的還要累贅，可是，她是一個有趣的老人。我自信地覺得有一種烈火潛在她的心理燃燒着，熱度蔓延到我這邊來了。

我開始注意樓下的同居們，那高大而瘦削的，不大說話的阿蘭，面孔比其餘的人果斷。她沒有拘束的說笑，她們的粗野的跳動，惹起了我的憎惡和妒忌。

有一晚，我早就把事情做完了，帶着一半探求和好奇的心情跑下來，混進這些活躍的，高聲談着的人羣里。

經過一陣因歡迎跟客氣而引起的騷動之後，我仍然呆呆地在人堆里沉淀了。那肥胖身材的芷芄，剛好買了一些橄欖跳進來，她們圍攏着搶着吃。

我沒有做聲，她們也許會以為我只有着那雙想穿進人心窩的眼睛，主人教給我而成了習慣的笑，和直挺挺的身子的吧。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沒有一刻停止過我的話語，不過，它們躲在喉嚨里罷了。

“你們吃什麼？給我一點兒也好呀，啊哈……”躺在床上的老婆婆努力發出含混的聲音來。

“橄欖呀，不要吃吧，餓死了，又不知道自己已經是沒牙齒的老太婆。”那個強壯的，眼睛很仁慈而舉動粗暴的馬亞羣搖着手臂說。

“你是信教的么？你們都很斯文，不像我們這些沒天遮。”阿蘭靜下來轉向我說，我對這些話感到困惑了。她羨慕呢還是譏笑我？

“我的主人都是信教的；不過，我也看過聖經，進教堂……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我不相信的，所

以……”波濤樣的情緒把我的話語趕出來，想換取些什麼，可是我立刻悔恨着自己的躁急。這時候，她們圍着我討論起耶穌來，我禁止着她們高聲談話和狂笑：

“當心呀，給我的主人聽到了，她說你們是撒旦，下次就不許我找你們玩的了。”我謹慎地小聲說，她們都點頭。

“是不是那個外國人耶穌教人們如果左臉給人吐了口唾沫，就要遞右臉過去，好等人家吐個痛快？”被人喊做“紙鳶”的女人問。

“對的，我聽過是這樣的。”我點頭說。

“啊呀，那末在街上碰到那些壞男人摸我們的胸部的时候，我們不是要脫下……”那年紀最小的阿貞狂叫起來。阿蘭立刻掩住她的嘴巴說：

“忘記了嗎，當心呀！”

“我說耶穌才是撒旦，他比撒旦還笨呀，那個洋玩藝兒！”馬亞羣像跟耶穌有世仇似地沉痛地說。

大約是阿蘭怕我難過，跟我談了很多不相干的話才讓我上樓去。

漸漸地，我跟她們熟悉了。她們的粗野，在我眼里已經習慣了，她們對我沒有一點惡意，她們是對什麼人都沒有惡意的。然而她們終日在痛恨着，詛咒着那強有力的，跟她們有深切的仇恨的一些什麼東西，外國耶穌當然也在內。

我一天天地過下去，無聊的沉悶的日子，像比耶穌降生以來的年代還要長久。有許多得不着解答的問題，在我心里凝固起來，它像火樣燃燒着我；我整天帶着給人家罩住了嘴的瘋狗那樣的心情在生活圈里顛簸着。我怎樣過下去？

一天，老主婦像聖經里的預言者似地告訴我說：

“阿燕，提防魔鬼煽惑你，你試想，那些沒教化的，粗野的女人，曉得什麼？可是，上帝是愛人類的，只要我們是善良的；上帝常常